

太平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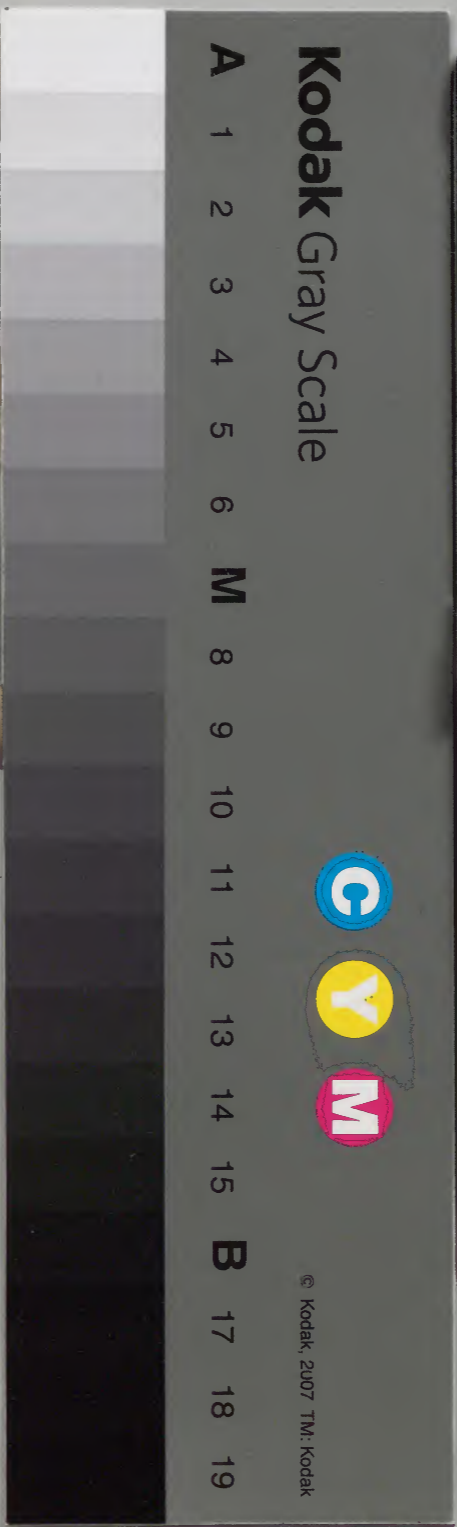
三百十一卷

鬼神
心術

內閣文庫			
五 函	三 二 九	漢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函	三 二 九	漢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29
冊數	52	(34)
函號	309	115



太平廣記卷三百十一

神二十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蕭曠

史遂

田布

進士崔生

張偃

裴氏子

韋駟

蕭曠



太和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憇於雙美亭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水之上有長歎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子不憶耶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卽甄皇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鬼於洛濱遂爲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爲洛神賦託意於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卽甄后也爲慕陳

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死後精魂遇王洛水之上叙其冤抑
因感而賦之覺事不典易其題乃不繆矣俄有雙鬟持茵席具
酒殺而至謂曠曰妾爲袁家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
三峽流泉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韻清雅願一聽之曠乃
彈別鶴操及悲風神女長歎曰真蔡中郎之儔也問曠曰陳思
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真體物瀏亮爲梁昭明之精選爾女微笑
曰狀妾之舉止云翩若驚鴻婉若游龍得無疎矣曠曰陳思王
之精鬼今何在女曰見爲遮須國王曠曰何爲遮須國女曰劉
聰子死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須國久無主待汝父
來作主卽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
女曰洛浦龍王之處女善織綃于水府適令召之爾曠因語織
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

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曠曰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
化雖鐵石金玉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輩也曠又曰
雷氏子佩豐城劍至延平津躍入水化爲龍有之乎女曰妾也
龍木類劍乃金金旣尅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爲
蛤野雞入水爲蜃哉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
能沈于泉信其下搜劍不獲乃妄言爲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
司空但言俱合終不說爲龍任劍之靈異且人之鼓鑄鍛鍊非
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爲龍明矣曠又曰梭化爲龍如何女曰
梭木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木又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
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真哀馬之負重
引遠故爲馬醫愈其疾者萬有匹上天降鑒化其疾於龍唇吻
間欲驗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真有病也曠又

曰龍之嗜燕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食飲沆瀣若食燕血豈能行燕蓋嗜者乃蛟虺輩無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曰好睡大卽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于洞穴鱗甲間聚其沙塵或有鳥銜木實遺棄其上乃甲拆生樹至于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體而入虛無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脰暉若未凝結如物在恍惚精奇杳冥當此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於芥子之內隨舉止無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龍之脩行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真所脩之術何異上士脩之形神俱達中士脩之神超形沈下士脩之形神俱墮且當脩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卽老子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也其于幽微不敢洩露恐爲上天譴謫爾神女遂命左右傳觴叙語

情況昵洽蘭艷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夕感暢冥懷曠曰遇二仙娥于此真所謂雙美亭也忽聞雞鳴神女乃留詩曰玉筋疑腮憶魏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寂沙渚烟銷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更勸蕭卽盡酒壺愁見玉琴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真珠曠答二女詩曰紅蘭吐艷間天桃自喜尋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遙天空恨碧雲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云或採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詠也龍女出輕綃一疋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但淡味薄俗清襟養真妾當爲陰助言訖超然躡虛而去無所睹矣後曠保其珠綃多遊嵩嶽友人嘗遇之備寫其事今遁世不復見焉

出傳記

史遂

會昌中小黃門史遂因疾退於家一日忽召所親自言初得疾時見一黃衣人執文牒曰陰司錄君二竟對事壘一竟主身不覺隨去出通化門東南入荒徑渡灞澹陟藍田山山上約行數十里忽見一騎執黑幡云太乙登殿已久罪人畢錄爾何遲也督之而去至一城甲士翼門直北至一官宮門守衛甚嚴有赤衣吏引使者同入蕭屏間有一吏自內出口受教受教使者鞠躬受命宣曰史遂前世括蒼山主錄大夫侍者始則恭恪中間廢墮謫官黃門冀其省悟今大夫復位侍者宜遷付所司准法遂領就一院見一人白鬚髮紫衣左右十數列侍拜訖仰視乃少傅白居易也遂元和初為翰林小吏因問曰少傅何為至此白怡然曰侍者憶前事耶俄如睡覺神氣頓如舊諸黃門聞其

疾愈競訪之是夕居易薨于洛中臨終謂所親曰昔自蓬萊與帝謂武宗也有閻浮之因帝于閻浮為麟德之別言畢而逝人莫曉也較其日月當捐館之時乃上宴麟德殿也出唐年補錄

田布

唐相崔鉉鎮淮南盧耽罷浙西張罷常州俱經維揚謁鉉鉉因暇日與二客方奕吏報女巫與故魏博節度使田布偕至泊逆旅某亭者鉉甚異之復曰顯驗與他巫異請改舍于都候之解鉉趣召巫者至乃與神迭拜曰謝相公鉉曰何謝神答曰布有不肖子贖貨無厭郡事不治當犯大辟賴公陰德免焉使布之家廟血食不絕者公之恩也鉉矍然曰異哉鉉為相日夏州節度奏銀州刺史田鉞犯賊罪私造鎧甲以易市邊馬布帛帝赫怒曰賊自別議且委以邊州所宜防盜以甲資敵非反而何

命書以法論將赤其族翌日鉉從容言於上曰鉉賦罪自有
憲章然是弘正之孫田布之子弘正首以河朔入覲奉史員布
亦成父之命繼以忠孝伏劔而死今若行法以固邊圉未若因
事弘貸激勸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遠郡司馬而鉉未嘗一出
口於親戚私昵已將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素服
而見焉謂之曰君以義烈而死奈何區區爲愚婦人所使乎神
曰布嘗負此媼八十萬錢今方忍耻償之鉉與二客及監軍使
幕下共償其錢神乃辭去因言事不驗

梁楫李
琪作傳

進士崔生

進士崔生自關東赴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方五鼓路無人
行惟一僕一擔一驢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幟戈甲二百許人
若方鎮者生映樹自匿既過行不三二里前之導從復迴乃徐

行隨之有健步押茶器行甚遲生因問爲誰曰嶽神迎天官崔
侍御也秀才方應舉何不一謁以上身事生謝以無由自達健
步許偵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健步約生伺之於門側入良久
出曰白侍御矣遽引相見甚喜逡巡嶽神至立語便邀崔侍御
入廟中陳設帳幄筵席鼓樂極盛頃之張樂飲酒崔臨赴宴約
勅侍者祇待於生供以湯茶所須情旨敦厚飲且移時生倦徐
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丈人握手話舊顏色憔悴衣服縷
縷生曰丈人久辭人間何得至此答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
有所詣近作敷水橋神倦於送迎而窘於衣食困窮之狀迨不
可濟知姪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薦故來投誠
若得南山觜神祇卽粗免饑窮此後遷轉得居天秩矣生辭以
乍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爲道之侍御尋亦罷宴而歸謂

九平廣記
卷三十一
五十七
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可余少頃公事亦畢卽當歸去
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紫神似
人間選補極是清資敷水橋神卑雜豈可便得然試爲言之嶽
神必不相阻卽復詣嶽神迎奉生潛近伺之歷聞所託嶽神果
許之卽命出牒補署俄爾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人侍從
甚整生因出賀紫神泣曰非吾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後一轉
便入天司矣今年渭水泛溢姪莊當飄壞一道所損三五百家
已令爲姪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有五百縑相酬須臾紫神
驅殿而去侍御亦發嶽神出送生獨在廟中歛如夢覺出訪僕
使只在店中一無所覩於是不復入關迴止別墅其夏渭水泛
溢漂損甚多惟崔生莊獨免莊前泊一空船水涸之後船有絹
五百疋明年果擢第矣

出錄
異記

張偃

進士張偃者赴舉行及金天王廟前遇大雨於廟門避雨至暮
不止不及詣店遂入廟中門宿至四更聞金天視事之聲嗚喝
甚厲須臾聞喚張偃來日午時行至某村爲赤狸虎所食偃聞
之甚惧候庭下靜遂于門下匍匐而入自通名而拜金天曰汝
生人何事而來遂具以前事告金天金天曰召虎來須臾虎至
金天曰與二大獸食以代偃虎曰寃家合食他物代之不可金
天曰檢虎何日死有一吏來曰未時爲某村王存射死金天曰
命張偃過所食時卽行及行至前路果見人喧鬧問之乃曰某
村王存射殺赤狸虎果金天所言偃遂自市酒求鹿脯親往廟
謝之

出聞
奇錄

裴氏子

天水彭郡裴氏子咸通中於東閬學孤林法淫其親表婦女事
發繫獄每日供具飲食悉是孤林法神爲致之獄吏怪而謂其
神曰神既靈異何不爲免此刑神曰受吾法者只可全身遠害
方便濟人既違戒誓豈但王法神亦不容也今之殷勤以酬香
火之功竟答殺之出錄異記

韋騶

韋騶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羣公子舉進士一不第便已曰
南子四方之志豈屈節於風塵哉遊岳陽岳陽太守以親知見
辟數月謝病去騶親弟驟舟行溺於洞庭湖騶乃水濱慟哭移
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估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
此殃焉用爾廟爲忽於舟中假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騶曰幽
冥之途無在殺者明公先君昔爲城守方聞讜正鬼神避之撤

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二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
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進無以
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儻求喪不獲卽我之過當令水工送
屍湖上騶驚悟其事遽止遂命漁舟施鈎緝果獲弟之屍於岸
是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爲
人果敢昔洞庭張樂是吾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咸
池之節奏釋浮世之憂煩也忽覩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騶甚歎
異以爲非據曲終乃寤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十二

神二十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楚州人

陷河神

蹇宗儒

滑能

柳晦

劉山甫

余朱氏

李仲呂

新昌坊民

裴氏女

夏侯禎

徐渙

羅弘信

李嶢

楚州人

近楚泗之間有人寄妻及奴婢數人於村落客遊數年一日歸至村中長少相率攜酒訪之延入共飲酒酣甚樂村人唯吹笛為樂神曲殆欲徹曙忽前舞者為著神下語云大王欲與主人相見合與主人論親情此子大驚呵責曰神道無欺我且無兒

女與汝為親情神曰我合聘得君妻可速粧梳少頃即來迎娶此子大怒村人各散以為舞者村人醉言無識少頃即天明忽聞門外馬嘶鳴此子大怪欲出自叱之乃見一胡神紫衣多鬚身長丈餘首出牆頭喚曰娘子可發去也此子不知所以其妻於室中仆倒而卒

出原化記

陷河神

陷河神者雋州雋縣有張翁夫婦老而無子翁日往溪谷採薪以自給無何一日於巖竇間刃傷其指其血滂注滴在一石穴中以木葉窒之而歸他日復至其所因抽木葉視之乃化為一小虵翁取於掌中戲玩移時此物紛紛然似有所戀因截竹貯而懷之至家則啖以雜肉如是甚馴擾經時漸長一年後夜盜雞犬而食二年後盜羊豕鄰家頗怪失其所畜翁媪不言其後

縣令失一蜀馬尋其跡入翁之居迫而訪之已吞在虵腹矣今驚異因責翁蓄此毒物翁伏罪欲殺之忽一夕雷電大震一縣並陷為巨秋渺瀰無際唯張翁夫婦獨存其後人虵俱失因改為陷河縣曰虵為張惡子爾後姚萇遊蜀至梓潼嶺上憇于路傍有布衣來謂萇曰君宜早還秦秦人將無主其康濟者在君乎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他日勿相忘萇還後果稱帝于長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弗獲遂立廟于所見之處今張相公廟是也僖宗幸蜀日其神自廟出十餘里列伏迎駕白霧之中髣髴見其形因解佩劍賜之祝令效順指期賊平駕迴廣贈珍玩人莫敢窺王鐸有詩刊石曰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雲鳳入九重城

出氏見聞

蹇宗儒

黔南軍校姓蹇者不記其初名性鯁直貧而樂所居鄰宣父廟
家每食必先薦之如是累年咸通二年蠻寇侵境廉使閱兵擇
將未獲蹇忽夢一人冠服若王者謂曰吾則仲尼也媿君每傾
心於吾吾當助若仍更名宗儒自此富貴矣既覺喜而請行兼
請易名是時人盡難之忽聞宗儒請行遂遣之一戰而大破蠻
寇餘孽皆遁黔帥表上其功授朗州刺史秩滿詣京師累遷司
農卿賜賚復多數年卒官出南楚新聞

滑能

唐咸通中翰林待詔滑能恭品最高有張生者年可四十來請
對局初饒一路滑生精思久之方下一子張隨手應之或起行
庭際候滑生更下又隨應之及黃寇犯關僖宗幸蜀滑將赴行
在欲取金州路入張曰不必前適某非某客天帝命我取公某

耳滑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出北夢瑣言

柳晦

柳晦河東人少有文學始以蔭補咸通末官至拾遺因上疏不
納乃去官廬於終南山一日入城訪故友於宣陽里忽遇一人
求食晦與之此人但三喫而已晦怪而問之答曰吾陰府掌事
者蒙君設食深愧於心君自此三年當為相言訖不見晦未之
信也及黃巢犯關求能檄者或薦晦巢乃馳騎迎之逼使為檄
檄達行在僖宗知晦所作乃曰晦自求退非朕棄遺何訕謗之
甚耶賊平議不赦巢命晦為中書舍人尋授偽相出補錄記傳

劉山甫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父官於嶺外侍從北歸舟於青
草湖登岸見有北方天王祠因詣之見廟宇摧頽香火不續山

甫少有才思因題詩曰壞牆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
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却由人是夜夢為天王所責自云我
非天王南嶽神也主張此地何為見侮俄而驚覺風浪暴起殆
欲沉溺遽起悔過令撤詩板然後方定出山甫自序

余朱氏

咸通中有姓余朱者家於巫峽每歲賈於荆益瞿塘之壩有白
馬神祠余未嘗禱焉一日自蜀迴復祀之忽聞神語曰愧子頻
年相知吾將捨茲境故明言與君別耳客驚問神安適耶曰吾
當為湖南城隍神上帝以吾有薄德於三峽民遂此升擢耳然
天下將亂今天子亦不久馭世也余朱復驚曰嗣君誰也曰唐
德尚盛客請其諱神曰固不可泄客懇求之乃云昨見天符但
有雙日也語竟不復言是歲懿皇升遐僖宗以晉王卽位出山甫自序

聞

李仲呂

始臧李仲呂咸通末調授汝之魯山令為政明練吏不敢欺遇
旱請禱羣望皆不應仲呂乃潔齋自禱于縣二十里魯山堯祠
以所乘烏馬及騮人張翰為獻祭畢將下山雲霧暴起及乎澤
而大雨僕馬皆暴殞於是仲呂復設祭圖僕馬于東壁出三水小續

新昌坊民

青龍寺西廊近北有繪釋氏部族曰毗沙門天王者精彩如動
祈請輻湊有居新昌里者因時疫百骸綿弱不能勝衣醫巫莫
能療一日自言欲從釋氏因肩置繪壁之下厚施主僧服食於
寺廡逾旬夢有人如天王之狀持筋類纆以食病者復促迫之
咀嚼堅韌力食表丈遽覺綿骨木強又明日能步又明日能馳

逾月以力聞先是禁軍懸六鈞弓于門曰能引其半者倍糧以賜至滿者又倍之民應募隨引而滿於是服厚祿以終身

出唐闕史

裴氏子

唐黃巢之亂有朝士裴某挈妻子南趨漢中纔發京都其室女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行及洛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母詰之女云我為滻水神之子強暴誘我歸其家其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遽笞之兼遜謝撫慰令人送來而且夕未有所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授茅為抱致於箱笥之中庶以覓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又言已有生處悲咽告辭而去

出北夢瑣言

夏侯禎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獨一女子

焉低鬟嚙哦艷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平地左右圍數畝上擢三峯皆十餘丈森如太華父老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疾雨一夕而止遂有此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立祠於前山山名女靈吾持來者也咸通末縣主簿皇甫枚因時祭與友人夏侯禎偕行祭畢與禎縱觀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酌曰夏侯禎少年米有匹偶今者仰觀靈姿願為廟中掃除之隸既舍爵乃歸其夕夏侯生愴怳不寐若為陰物所中其僕來告枚走視之則目瞪口噤不能言矣謂曰得非女靈乎禎頷之枚命吏禱之曰夏侯禎不勝酸犖之餘至有慢言黷於神聽今疾作矣豈降之罰耶抑果其請耶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乎違好生之德當專戮之辜帝豈不降鑒而使神滋震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

舍貞靜之道播淫佚之風念張碩而動雲駟顧交甫而解明珮
若九閻一叫必貽幃箔不修之責言况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
也神其聽之莫訖夏侯生康豫如故出三水小牘

徐煥

戈陽郡東南有黑水河河濬有黑水將軍祠太和中薛用弱自
儀曹郎出守此郡爲政嚴而不殘一夕夢贊者云黑水將軍至
延之乃魁岸丈夫鬚目雄傑介金附鞬既坐曰某頃溺於茲水
自以秉仁義之心未展上訴於帝帝曰爾陰位方崇遂授此任
郎中可爲立祠河上當保佑斯民言許而寤遂命建祠設祭水
旱災沴禱之皆應用弱有葛谿寶劍復夢求之遂以爲贈仍剗
神前柱并匣寘之外設小扉加扃鑰焉乾符戊戌歲太理少卿
徐煥以決獄平允授弋陽郡秋七月出京時方霖靈東道泥濘

歷峭函度東周由許蔡畧無霽日既渡長淮宿于嘉鹿館則弋
陽之西境也時方苦雨淒風徒御多寒色煥具酒祈之其夕乃
霽煥由是加敬每春秋常祀必躬親之明年冬十月賊黨數千
人來攻郡城煥堅守城不可拔乃引兵西入義陽時有無賴者
以廟劍言於賊裨將將乃率徒破柱取去既而曉出縱掠氣霧
四合莫知所如忽遇一樵童遂執之令前導既越山霧開乃義
營張周秦也卒與賊遇盡殺之張周親擒其首解其劍復歸諸
廟至今時享不廢出三水小牘

羅弘信

中和年魏博帥羅弘信初爲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圍之事曾宿
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白鬚翁巫有宗千者忽
詣弘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乂爲此地生弘信怒曰欲危

太平廣記
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告弘信因令密之不暮歲果有軍變推
弘信為帥弘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
加至太尉臨淮王出北夢

李曉

唐乾寧中劉昌美為夔州刺史屬夏潦浹漲湍險里俗云灑瀨
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於是行旅輟棹以候之學士李曉挈家自
蜀沿流將之江陵昌美以水勢正惡止之曉忽遽而行俄而舟
覆一家溺死焉唯乳媪一人隔夜為駭浪推送江岸而蘇先是
永安鹽竈戶陳小奴棹空船下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裹四縫帽
著窄白衫青袴執鐵蒺藜問曉行程自云迎候及乳媪既蘇亦
言於刺史云李學士至一官署上事朱門白壁寮吏叅賀又聞
云此行無乳媪名遂送出水出北夢 太平廣記三百十二卷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三

神二十三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楊鑣

張璟

崔從事

劉山甫

王審知

張懷武

李玫

趙瑜

關承湍妻

李永祠

鄭君雄

鍾離王祠

盤古祠

狄仁傑祠

葛氏婦

馬希聲

龐式

楊鑣

唐楊鑣相國收之子少年為江西從事秋祭大孤神鑣悅神像
之容偶以言戲之祭畢迴舟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
麗詣鑣呼為楊郎云家姊多幸蒙楊郎採顧便希迴橈以成禮

也故來奉迎鑣驚怪乃曰前言戲之耳神女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揚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輟立恐不利於君鑣不得已遂諾之希從容一月處理家事歸家理命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迎也補闕薛澤與鑣有姻嘗言此事甚詳近者故鄧州節度判官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修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泰山廟謂神曰與神作第三兒可乎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召之者踰月而卒

出北夢瑣言

張璟

廬山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至衡州大皞灘損船上岸寢於江廟為神所責璟以素業對之神為改容延坐從容云有巫立仁者罪合族廟神為理之於獄神無人作奏璟為草之既奏獄神許之廟神喜以白金十餅為贈劉山甫與校書郎廖

鳴親見璟說其事甚詳

出北夢瑣言

崔從事

福建崔從事忘其名正直檢身幕府所重奉使湖湘復命在道遇賊同行皆死唯崔倉皇中忽有人引路獲免中途復患疝疾求藥無所途次延平津廟夢為廟神賜藥三丸服之驚覺頓愈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敬彞為郎中宅在東都毓財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過水頭並不衝圯李宅

出北夢瑣言

王審知

福州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王審知為福建觀察使思欲制置憚於役力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言於賓寮因命判官劉山甫往設祭祭未終海內

靈怪俱見山甫憇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乃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驛表以聞賜號甘棠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閑談十二卷具載其事出北夢瑣言

張懷武

南平王鍾傳鎮江西遣道士沈太虛禱廬山九天使者廟太虛醮罷夜坐廊廡間恍然若夢見壁畫一人前揖太虛曰身張懷武也常爲軍將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今配此廟爲靈官既寤起視壁畫署曰五百靈官太虛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游醴陵縣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生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裨將某之長史也頃甲辰年大饑聞豫章獨稔卽與一他將各帥其屬奔豫章旣卽路兩軍稍不相

能比至五昌一隙大_御剋日將決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攜劍上戍樓去其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夫戰必_御者傷而弱者亡如是則何爲去父母之國而死於道路耶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爲汝等死兩軍爲一無_御難矣遂自刎於是兩軍之士皆伏樓下慟哭遂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一人逃亡者許但懷其舊恩亦不知靈官之事彬因述記以申明之豈天意將感發死義之士故以盼嚮告人乎出稽神錄

李致

天祐初舒州有倉官李致自言少時因病遂見鬼爲人言禍福多中淮南大將張顥專廢立之權威振中外攻時宿於灕山司命真君廟翌日與道士崔緝然數人將入城去廟數里忽止同

太平廣記 卷三十三 三
行於道側自映大樹以窺之良久乃行緘然曰復見鬼耶曰向
見一人桎梏甚嚴吏卒數十人衛之向廟而去是必為真君考
召也雖意氣尚在已不自免矣或問為誰久之乃肯言曰張顛
也聞者皆懼其秘之不旬日而聞顛誅李宗造開元寺成大會
文武僧道於寺中既罷玫瑰復謂顛然曰向坐中有客為二吏固
揖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則團練巡官陳絳也不數
日絳暴疾卒道士邵修默崔之弟子親見之出稽神錄

趙瑜

明經趙瑜魯人累舉不第困厄甚因游太山祈死于嶽廟將出
門忽有小吏自後至曰判官召隨之而去奄至一廳事簾中有
人云人所重者生君何為祈死對曰瑜應鄉薦累舉不第退無
歸耕之資溼厄貧病無復生意故祈死耳良久聞簾中檢閱簿

書既而言曰君命至薄名第祿仕皆無分既此見告當有以奉
濟今以一藥方授君君以此足給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則貧
矣瑜拜謝而出至門外空中飄大桐葉至瑜前視之乃書巴豆
丸方於其上亦與人間之方正同瑜遂自稱前長水令賈藥於
夷門市餌其藥者病無不愈獲利甚多道士李德陽親見其相
葉已十餘年尚如新出稽神錄

關承湍妻

青城縣岷江暴漲漂墊民居縣民關承湍妻計氏有孩提子在
懷抱乃上木櫃為駭浪推漾大江唯見赤幘佩刀者泊朱衣乘
簡者安存之令泊縣溉植乃隨流泛泛至縣溉為舟子迎拯而
出子母無恙出北夢瑣言

李水祠

天祐七年夏成都大雨岷江漲將壞京口江灌堰上夜聞呼噪之聲若千百人列炬無數大風暴雨而火影不滅及明大堰移數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陽冰祠中所立旗幟皆濕是時新津嘉眉水害尤多而京江不加溢焉出錄異記

鄭君雄

鄭君雄為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見兵士數千人在水東灘內旗幟戈甲人物喧鬧與軍行無異不敢詰問警備而已未曉密偵之大軍已去只三五人在後偵者問之曰江神也數年川府不安移在峽內今遠近安矣却歸川中復視之有下營及火幕踪跡一一可驗焉出錄異記

鍾離王

遂州東岸唐村云昔有一人衣大袖戴古冠幘立於道左語村

人曰我鍾離王也舊有廟在下流十餘里因水摧損今像沂流而止將至矣汝可於此為我立廟村人詣江視之得一木人長數尺遂於所見處立廟號唐村神至今禱祈皆驗或云初見時如道士狀出錄異記

盤古祠

廣都縣有盤古三郎廟頗有靈應民之過門稍不致敬多為歐擊或道途顛蹶縣民楊知遇者嘗受正一明威籙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遠月黑無伴還家願得神力示以歸路俄有一炬火自廟門出前引至其家二十餘里雖狄橋編路無蹉跌火炬亦無見矣鄉里之人尤驚下有脫文

狄仁傑祠

魏州南郭狄仁傑廟即生祠堂也天后朝仁傑為魏州刺史有

善政吏民爲之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詣祠奠
醑仁傑方朝是日亦有醉色天后素知仁傑初不飲酒詰之具
以事對天后使驗問乃信莊宗旣霸河朔嘗有人醉宿廟廊之
下夜分卽醒見有人於堂陛下磬折咨事堂中有人問之對曰
奉符於魏州索萬人堂中語曰此州虛耗災禍頻仍移於他處
此人曰諾請往白之遂去少頃復至則曰已移命於鎮州矣語
竟不見是歲莊宗分兵討鎮州至於攻下兩軍所殺甚衆焉

出玉
堂閑
話

葛氏婦

兗之東鈔里泗水上有亭亭下有天齊王祠中有三郎君祠神
者巫云天齊王之愛

或有逢羽獵者騎從華麗

侯王卽此神也魯人畏敬過於

相傳岱宗之下樵童牧豎

天齊朱梁時葛周鎮兗部署嘗舉家婦女遊於泗亭遂至神祠
周有子十二郎者其婦美容止拜於三郎君前熟視而退俄而
病心痛踣地悶絕久之舉族大悸卽禱神有頃乃瘳自是神情
失常夢寐恍惚嘗與神遇其家懼送婦往東京以避之未幾其
神亦至謂婦曰吾尋汝久矣今復相遇其後信宿輒來每神將
至婦則先欠伸呵噓謂侍者曰彼已至矣卽起入帷中侍者屬
耳伺之則聞私竊語笑遂巡方去率以爲常其夫畏神竟不敢
與婦同宿久之婦卒

出玉
堂閑
話

馬希聲

湖南馬希聲嗣父位連年亢旱祈禱不應乃封閉南嶽司天王
廟及境內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諫之飲酒至中夜而退
聞堂前誼謀連召希振復入見希聲倒立於階下衣裳不披其

首已碎令親信輿上以帛蒙首翌日發喪以弟希範嗣位先是大將周達自南嶽廻見江上雲霧中擁執希聲而去祕不敢言夕有物如黑幕突入空堂卽時而卒

出北夢瑣言

龐式

唐長興三年進士龐式肄業于嵩陽觀之側臨水結菴以居一日晨往村未返菴內唯薛生東郡人也少年純慤師事於式晨興就澗水盥漱畢見菴之東南林內有五人皆星冠霞帔或縫掖之衣衣各一色神彩俊拔語音清響目光射人香聞十餘步薛生驚異遍拜之問薛曰爾何人生具以對又問爾能隨吾去否薛辭以父母年老期之異日又曰爾旣不去吾當書爾之背誌之遂令肉袒唯覺其背上如風之吹書畢却入林中並失其處斯須龐式至具述且示之背見朱書字一行字體雜以篆

籀唯兩字稍若官體貴人字餘皆不別薛生又以手捫之數字擘破色鮮如血數日香尚不銷後龐式登第除樂鄉縣令爲叛帥安從進所殺薛氏子尋歸滑臺殂於家

出玉堂閑話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十三 終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四

神二十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清泰主

僕射陂

李涑子

譙又俊

劉峭

袁州老父

朱廷禹

僧德林

司馬正彝

劉宣

黃魯

張鋌

郭厚

潁陽縣吏

朱元吉

沽酒王氏

鮑回

劉皞

崔鍊師

清泰主

唐清泰主乃晉高祖之弟兄也明宗始為太原將帥二主軍職未高因擊鞠入趙襄子廟俱見土偶避位而立甚訝之潛亦自

負及明宗功高常危懼二主曰趙襄子終能致福邪爾後二主
送享大位出北夢瑣言

僕射陂

乙未歲契丹據河朔晉師拒于澶淵天下騷然疲於戰伐翰林
學士王仁裕奉使馮翊路由于鄭過僕射陂見州民及軍營婦
女填咽於道路皆執錯彩小旗子插於陂中不知其數詢其居
人皆曰鄭人比家夢李衛公云請多造旗幡置於陂中我見集
得無數兵為中原剪除戎寇所乏者旌旗耳是以家別獻此幡
幟初未之信以為祇言果旬月之間擊敗胡虜及使迴過其陂
使僕者下路訪于草際存者尚多出玉堂閒話

李泳子

蜀大理少卿李泳嘗歸郫城別墅過橋見一嬰兒以蕉葉薦之

泳憐其形相貌異狀歸哺養為子六七年能書善譚笑父母鍾
愛之過於親子至十二歲經史未見者皆覽之如夙習人皆謂
之神智嘗獨居一室中閱書父母偶潛窺之見一人持簿書後
有二童子接引呈過其子便大書數行却授之去父母異之來
日因侍立泳欵曲謂之曰吾夜來竊有所覩汝得非判陰府事
乎曰然重問則唯拜不對泳曰陰府人間事意不同吾不欲苦
問汝宜善保子又拜却後六年一旦白父母兒只合與少卿夫
人為兒一十八年今則事畢來日申時却歸冥司因泣下久之
父母亦為之出涕泳問曰吾官至何答曰只在大理少卿果來
日申時其子卒故泳有退閑之志未久坐事遂罷出野人閒話

譙又俊

羅江縣道士譙又俊壯年忽夢太山府君追之賜以黃敕補為

杖直晝歸陽間夜赴冥府如此二十餘年常說人間有命未終為惡者追生魂答之其人在陽間之病或貧乞是也往見親戚及里人被答者明旦往視之皆驗然恒願得免忽於冥間遇道士不言姓名謂曰爾何不致名者盡於陽間上告南辰北極必得免又俊依此虔告忽爾太山府君却追黃敕自是遂免因入道攻易年八十餘

出野人閒話

劉峭

辛酉歲金水主簿劉峭因游雲頂山觀山廟盛飾一堂有土偶朱衣據鞍峭訝之詰於山主昭訥昭訥曰余三夕連夢見王語近辟一判官宜設堂宇塑朱衣一官而祀之故有此作峭不之信明年秩滿還成都遇都官員外孫逢吉言其事逢吉曰頃為安仲古彌留之際語長幼雲頂山王已具書馬聘禮辟吾作判

官言絕儼然端坐長逝

出撒誠錄

袁州老父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謹厚為鄉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車僕甚盛詣其家求食老父即延入設食甚至徧及從者老父侍食於前因思長吏朝使行縣當有頓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覺之謂曰君疑我我不能復為君隱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日厭於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從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或非其人不當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長者故從君求食爾食訖辭讓而去遂不見

出稽神錄

朱廷禹

江南內臣朱廷禹言其所親泛海遇風舟將覆者數矣海師云此海神有所求可即取舟中所載棄之水中物將盡有一黃衣

太平廣記 卷三百五十四
婦人容色絕世乘舟而來四青衣卒刺船皆朱髮豕牙貌甚可
畏婦人竟上船問有好髮髻可以見與其人忙怖不復記但云
物已盡矣婦人云在船後掛壁篋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
腊婦人取以食四卒視其手烏瓜也持髻而去舟乃達廷禹又
言其諸親自江西如廣陵攜一十歲兒行至馬當泊登岸晚望
及還船失其兒徧尋之得於茂林中已如癡矣翌日乃能言云
為人召去有所教我乃吹指長嘯有山禽數十百隻應聲而至
毛彩怪異人莫能識自爾東下時時吹嘯衆禽必至至白沙不
敢復入博訪醫巫治之久乃愈出稽神錄

僧德秋

浙西僧德林少時游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
數十里不見居人問之對云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累得疝疾

不能去因臥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無人煙唯虎豹吼叫自
分必死俄有一人音如大將至此下馬據胡牀坐良久召二
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不見唯二
卒在焉某即彊起問之答此茅將軍也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
故使護汝欲更問之困而復臥及覺已日出不復見二卒即起
而行意甚輕健若無疾者至桐城頃之疾愈故以所見之處立
祠祀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迴則村落皆立茅將軍祠矣出稽神錄

司馬正彛

司馬正彛者始為小吏行漂水道中去前店尚遠而饑渴甚意
頗憂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數間獨一婦人迎客為設飲食甚豐
潔正彛謝之婦人云至都有好粉膳脂宜以為惠正彛許諾至
建業遇其所知往漂水因市粉脂遺之具告其處既至不復見

店但一神女廟因置所遺而去正彛後為漂水令相傳云往往有遇之者未知其審出稽神錄

劉宣

戊寅歲吳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卧於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書至徧閱死者至宣乃扶起視之曰此漢非是引出十餘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賊退宣乃得歸宣肥白如瓠初伏於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動後瘡愈肉不復生醫竟小偏十餘年乃卒出稽神錄

黃魯

徐三誨為撫州錄事參軍其下幹力黃魯者郡之俚人年少頗白晳有父母在鄉中數月一告歸歸旬日復來一旦歸月餘不至三誨遣吏至其家召之家人云久不歸矣於是散尋之又月

餘乃見在深山中黃衣屣屣挾彈而游與他少年數人皆衣服相類捕之不獲魯家富乃多募人伏草間以伺之數日果擒之而諸少年皆走既歸問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納我為壻他無所言留數日復失去又於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後一日竟去遂不復見尋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臨川人採石之所蓋石之神也出稽神錄

張鋌

張鋌者累任邑宰以廉直稱後為彭澤令始至縣宅堂後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為野禽群巢其上糞穢積於堂中人畏其神故莫敢犯鋌惡之使巫祈于神曰所為土地之神當潔清縣署以奉居人奈何使腥穢如是邪爾三日中當盡逐衆禽不然吾將焚廟而伐樹矣居二日有數大鶚奮擊而至盡壞羣巢又一

日大雨糞穢皆淨自此宅居清潔矣出稽神錄

郭厚

李宗為舒州刺史重造開元寺工徒始集將浚一廢井井中文有脫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婦人取以食四卒視其手文有脫王寇犯闕天下亂僧輩利吾行資殺我投此井中今骸骨在是為我白李公奉葬我無見棄也主者以告宗翌日親至井上使發之果得骸骨即為具衣衾棺槨設祭而葬之葬日伍伯復什地鬼如曰為我謝李公幽魂處此已三十年籍公之惠今九州社令已補我為土地之神配食於此矣寺中至今祀之出稽神錄

潯陽縣吏

庚寅歲江西節度使徐知諫以錢百萬施廬山使者廟潯陽令

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嘗入城召一畫工俱往畫工負荷丹彩雜物從之始出城吏昏然若醉自解腰帶投地畫工以為醉而隨之須臾復脫衣棄帽比至山中殆至裸身近廟澗水中有一卒青衣白韋蔽膝吏至乃執之畫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交加加誰能得會竟擒之坐於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廟中告人競往視之卒已不見其吏猶坐水中已死矣乃閱其出給之籍則已乾沒過半進士謝岳親見之出稽神錄

朱元吉

烏江縣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采石遇風同行者數舟皆沒其既溺不復見水道路如人間其人驅之東行可在東岸山下有大府署門外堆壞船板木如丘陵復有人運諸溺者財物入庫中甚衆入門堂上有官人徧召溺者閱籍審之至其獨曰

此人不合來可令送出吏即引去復至舟所舟中財物亦皆還之恍然不自知出水已在西岸沙上矣舉船儼然亦無霑濕神錄

沽酒王氏

建康江寧縣廡之後有沽酒王氏以平直稱癸卯歲二月既望夜店人將閉外戶忽有朱衣數人僕馬甚盛奄至戶前叱曰開門吾將暫憇於此店人奔走告其主其主曰出迎則已入坐矣主人因設酒食甚備又犒諸從者客甚謝焉頃之有僕夫執細繩百千丈又一人執楸杙數百枚前白請布圍紫衣可之即出以杙釘地繫繩其上圍坊曲人家使徧良久白事訖紫衣起至戶外從者白此店亦在圍中矣紫衣相謂曰主人相待甚厚免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爾何為不可即命移杙出店於圍外顧

主人曰以此相報遂去倏忽不見顧視繩杙已亡矣俄而巡使歐陽進邏巡夜至店前問何故深夜開門又不滅燈燭何也主人具告所見進不信執之下獄將以祆言罪之居二日建康大火自朱雀橋西至鳳臺山居人焚之殆盡此店四鄰皆為煨燼而王氏獨免出稽神錄

鮑回

鮑回者嘗入深山捕獵見一少年裸臥大樹下毛髮委地回欲射之少年曰我山神也避君不及勿殺我富貴可致回以刃刺其口血皆逆流遂殺之無何回卒出稽神錄

劉皞

漢宗正卿劉皞忽夢一人手執文簿殆似冥吏意其知人命祿乃詰之仍希閱已將來窮達吏曰作齊王判官後為司徒宗正

太平廣記 卷三百二十四
卿皞自以朝籍已高不樂却為王府官職薨覺歷歷記之亦言於親友後銜命使吳越路由鄆州忽於公館染疾恍惚意其曾夢為齊王判官恐是大四神天齊王也乃令親侍就廟陳所夢炷香擲茭以質之一擲果應宗卿以家事未了更將明懇神祈俟過海迴得以從命頻擲不允俄卒於郵亭

崔練師

晉州女道士崔練師忘其名莫知所造何道置輜車一乘傭而自給或立小小陰功人亦不覺一日車於路輾殺一小兒其父母訴官追攝駕車之夫械之欲以其牛車償死兒之家其人曰此物是崔練師處租來官司召練師并繫之太守樂元福夜夢冥司崔判官謂曰崔練師我之姪女何罪而繫之夢覺召練師以夢中之言告之練師對曰某雖姓崔莫知是何長行俄而死

兒復活周高祖聞而異之召崔練師入京仍擇道士往晉州

極宮修齋焉

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四 終

太平廣記

卷三百一十四

八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五

神二十五

附 淫祠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梨山廟

吳廷瑫

淫祠

餘光祠

鮑父廟

鮑君

張助

著餌石人

洛西古墓

豫章樹

狄仁傑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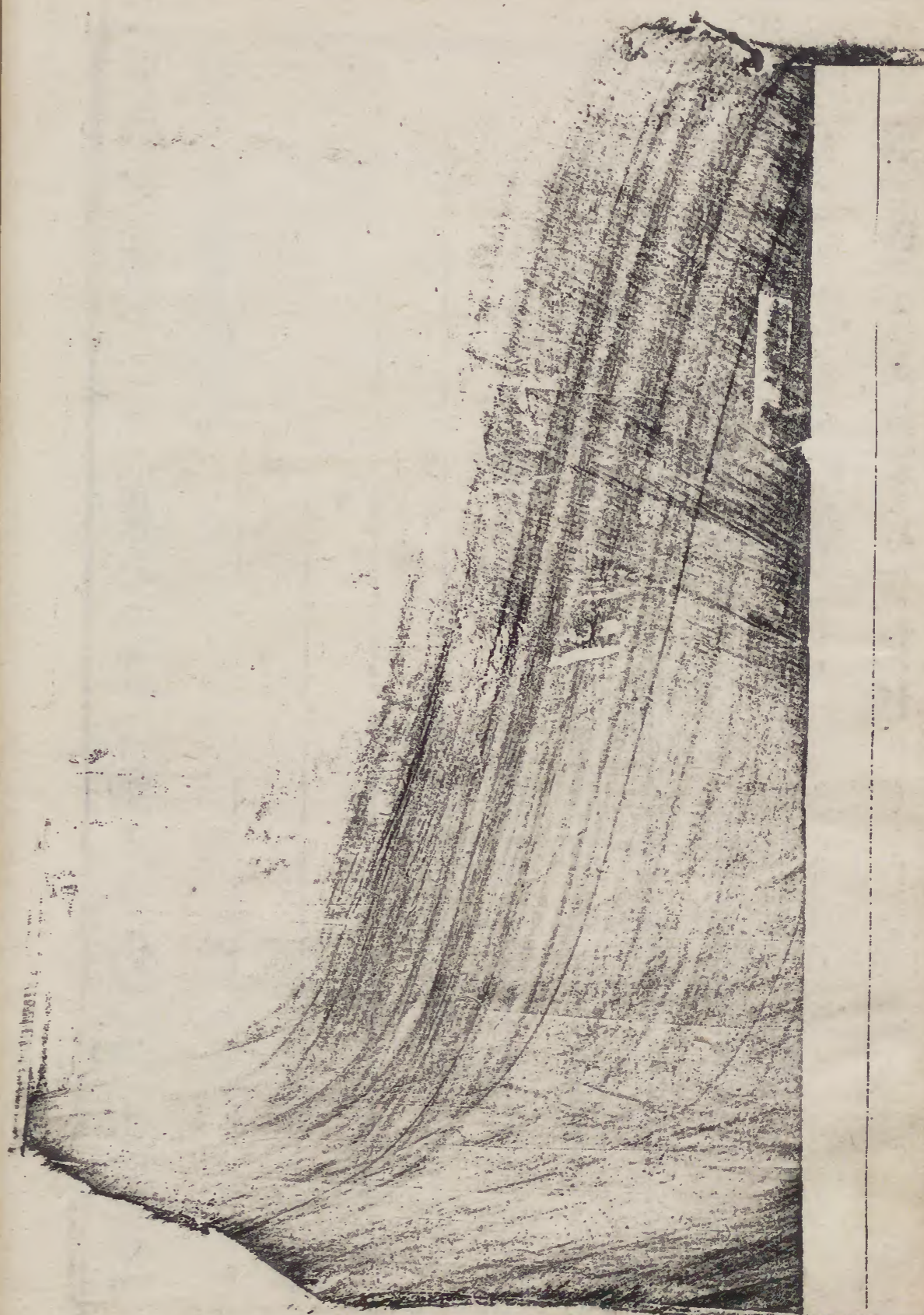
飛布山廟 缺

畫琵琶

壁山神

梨山廟

建州梨山廟土人云故相李回之廟回貶為建州刺史後卒于臨川卒之夕建安人咸夢回乘白馬入梨山及凶問至因立祠焉世傳靈應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構隙使其將吳某帥兵向



晉安吳新鑄一劔甚利將行攜劔鑄于梨山廟且曰某願以此
劔手殺千人其夕夢人謂已曰人不當發惡願吾祐汝使汝不
死於人之手旣戰敗績左右皆潰散追兵將及某自度不免卽
以此劔自刎而死出稽神錄

吳延瑀

廣陵豆倉官吳延瑀者其弟旣冠將爲求婦鄰有媒媼素受吳
氏之命一日有人詣門云張司空家使召隨之而去在政勝寺
之東南宅甚雄壯媼云初不聞有張公在是其人云公沒於臨
安之戰故少人知者久知其家陳設炳煥如王公家見一老姥
云是縣君之坐頃之其女亦出姥謂媼曰聞君謂吳家求婚吾
欲以此女事之媼曰吳氏小吏貧家豈當與貴人爲婚邪女因
自言曰兒以母老無兄弟家業旣大事託善人聞吳氏子孝謹

可事豈求高門邪媼曰諾將問之歸以告延瑀異之未敢言數
日忽有車輿數乘詣鄰媼之室乃張氏女與二老婢俱至使召
延瑀之妻卽席具酒食甚豐皆張氏所備也其女自議婚事瑀
妻內思之此女雖極端麗然可年三十餘其小郎年節少未必
歡也其女卽言曰夫妻皆繁前定義如有合豈老少邪瑀妻聳
然不敢復言女卽出紅白羅二疋曰以此爲禮其他贈遺甚多
至暮邀鄰媼俱歸其家留數宿謂媼曰吾家至富人不知耳他
日皆吳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廚其高至屋因開示之一廚實以
金二廚實以銀又指地曰此中皆錢也卽命掘之深尺餘卽見
錢充積又至外廳庭中繫朱鬣白馬傍有一豕曰此皆禮物也
廳之西復有廣廈百工製作畢備曰此亦造禮物也至夜就寢
聞豕有如驚呼諸婢曰此豕不宜在外是必爲地所嚙也媼曰

蛇豈食猪者邪女曰此中常有之即相與秉燭視之果見大赤
 蛇自地出縈繞其豕復入地去救之得免明日方與媼别忽召
 二青衣夾侍左右謂媼曰吾有故近出少選當還即與青衣凌
 虛而去媼大驚其母曰吾女暫之天上會計但坐無苦也食頃
 乃見自外而入微有酒氣曰諸仙留飲吾以媒媼在此固辭得
 還媼歸益駭異而不敢言又月餘復召媼云縣君疾亟及往其
 母已卒因媼至墓墓于楊子縣北徐氏村中盡室往會徐氏有
 女可十餘歲張女撫之曰此女有相當為淮北一武之妻善
 視之既葬復厚贈媼舉家南去莫知所之婚亦竟不成媼歸訪
 其故居但里舍數間問其里中云住此已久相傳云張司空之
 居竟不得其是後十年廣陵亂吳氏之弟歸于建業亦竟無恙

出稽神錄

淫祠

餘光祠

漢靈帝初平三年起裸遊館盛夏避暑長夜飲宴醉迷於天曉
 內官以巨燭投於殿下帝乃驚悟及董卓破京師焚其館宇至
 魏咸熙中其投燭之所冥夜有光如星時人以為神光于此立
 室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明帝末稍除焉

出拾遺記

鮒父廟

會稽石亭壑有大楓樹其中朽空每雨水輒滿有估客攜生鮒
 至此輒放一頭於朽樹中村民見之以魚鮒非樹中之物咸神
 之乃依樹起室宰牲祭祀未嘗虛日目為鮒父廟有禱請及穢
 慢則禍福立至後估客復至大笑乃求鮒臠食之其神遂絕

敬叔異苑

鮑君

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且以捕麀而得者其主未覺有行人見之因竊取麀去猶念取之不俟其主有鮑魚乃以一頭置且中而去本主來於且中得鮑魚怪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因共而置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鍾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祠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爲說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出抱朴子

張助

南頓人張助者耕於田中種禾見一李核意欲持歸乃掘取之以濕土封其根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其後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陰息此桑下因祝之

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一豚其目偶愈便殺豚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視遠近翕然互來請福其下常車馬填溢酒肉滂沲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核耳何有神乎乃所去出風俗通

著餌石人

又汝陽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以歸天熱過陰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餌斲著石人頭上及去忘取之後來者見石人頭上有餌求而問之或人調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餌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具鷄豚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前忘餌母聞之乃爲人說無復往者出抱朴子

洛西古墓

洛西有古墓穿壤多時水滿墓中多石灰汁主治瘡夏日行人有病瘡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當祭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者轉多此水行盡於是賣者常夜竊運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遺信賣水者大富或言其無神官家禁止遂填塞之乃絕

出抱朴子

豫章樹

唐洪州有豫章樹從秦至今千年以上遠近崇敬或索女婦或索猪羊有胡超師云隱於白鶴山中時遊洪府見猪羊婦女遮列訴稱此神枉見殺害超乃積薪將焚之猶驚懼其樹上有鸛

雀窠數十欲燒前三日鸛翔空中徘徊不下及四邊居宇櫛比皆是竹木恐火延燒于時大風起吹焰直上旁無損害遂奏其地置觀焉

狄仁傑檄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其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劔沙丘作禍於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隳圯萬姓屠原鳥思靜於飛塵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貞符當四靈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大符之所會不知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

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
 子以為殷監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峰收北魂極豈合虛承廟
 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
 室使蕙帷銷盡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為人患檄到如律令出

典掌
故集

飛布山廟缺

畫琵琶

泊船書生因上山間步入林數十步上有一坡見僧房院開中
 有牀牀塌門外小廊數間傍有筆硯書生攻畫遂把筆於房門
 素壁上畫一琵琶大小與真不異畫畢風靜船發僧歸見畫處
 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臺山聖琵琶當亦戲言而遂為
 村人傳說禮施求福甚效書生便到楊家入吳經年乃聞人說
 江西路僧室有聖琵琶靈應非一書生心疑之因還江西時令
 船人泊船此處上訪之僧亦不在所畫琵琶依舊前幡花香爐
 書生取水洗之盡僧亦未歸書生夜宿于船中至明日又上僧
 夜已歸覺失琵琶以告鄰人大集相與悲歎書生故問具言前
 驗今應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潛隱書生大笑為說畫之因由及
 拭却之由僧及村人信之靈聖亦絕耳出原
化記

壁山神

合州有壁山神。鄉人祭必以太牢。不爾致禍。州里懼之。每歲烹宰。不知紀極。蜀僧善曉。早為州縣官。苦於調選。乃剝削為沙門。堅持戒律。雲水參禮。行經此廟。乃曰。天地郊社。薦享有儀。斯鬼何得僭於天地。牛者稼穡之資。爾淫其祀。無乃過乎。乃命斧擊碎土偶數軀。殘一偶。而僧亦力困。稍蘇其氣。方次擊之。廟祝祈僧曰。此一神從來蔬食。由是存之。軍州驚愕。申聞本道。而僧端然無恙。斯以正理責之。神亦不敢加禍也。出此夢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五終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六

鬼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韓重

公孫達

鮮于冀

盧克

談生

陳蕃

劉照

張漢直

范丹

費季

周式

陳阿登

韓重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為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墓閭門外。三年。重詰問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從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謂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

何玉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
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宛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
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
光身遠心近何嘗暫忘歌畢戲歔涕流不能自勝要重還冢重
曰死生異道懼有尤憊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
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為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
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飲讌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
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
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
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
趣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王玉曰無憂今歸白玉粧梳忽
見王驚愕悲喜問曰爾何緣生玉詭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

王大王不許今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王已死故齋
牲幣請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為發冢願
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正如煙然出錄異傳

公孫達

任城公孫達首露中陳郡卒官將歛兒及郡吏數十人臨喪達
五歲兒忽作靈語音聲如父呵衆人哭止因呼諸子以次教誡
兒等悲哀不能自勝及慰勉之曰四時之運猶有始終人修短
殊誰不致此語千餘言皆合文章兒又問曰人亡皆無所知惟
大人聰明殊特有神靈耶答曰鬼神之事非爾所知也因索紙
筆作書辭義滿紙投地遂絕出列異傳

鮮于冀

後漢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為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

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造言四百萬錢冀乃鬼見白日導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為造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畧言高貴尚小節幽壘之人而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狠鄙有辱天官易譏負秉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為差代以弭幽中之訟

出水經

盧充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於冬至一日出宅西獵射麇中之麇倒而起充逐之不覺忽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麇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襪新衣曰府君以遺郎充着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

君不以僕門鄙邇得書為君索小女為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即歔歔無復辭免便救內盧郎已來便可使女粧嚴既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粧嚴畢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女已下車立席頭却共拜時為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養救內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衣又見本所着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捉襪衣與充相問曰始爾援始別甚悵恨今故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母見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傍有犢車乍沉乍浮既而上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梳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

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雁霜萎榮耀長幽滅
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今時一別後向得重會
時充取兒梳及詩忽然
見充後乘車入市賣梳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
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梳大家即崔氏親姨母也遣
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叙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丈夫
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梳著棺中可說得梳本末充以事對
此兒亦為悲咽齋還白母母即令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
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貌兒梳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即字温
休温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罷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
後植字幹有名天下出搜
神記

談生

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詩經夜半有女子可年十五六

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為夫婦自言我與人不同勿以火
照我也三年之後方可照為夫妻生一兒已二歲不能忍夜伺
其寢後盜照視之其罽已上生肉如人罽下但有枯骨婦覺遂
言曰君負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也生辭謝涕
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永離然顧念我兒若貧不能自偕
活者豈隨我去方遣君物生隨之去入華堂室宇罷物不凡以
一珠袍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後生持袍詣
市睢陽王家買之得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此必發墓乃
取拷之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視女冢冢完如故發視之果
棺蓋下得衣裾呼其兒正類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談生復賜遺
衣以為主婿表其兒以為侍中出列
異傳

陳蕃

陳蕃微時嘗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婦夜產蕃不知夜三更有扣門者父許聞裏有人應云門裏有人不可前相告云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兒名何當幾歲還者云是男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為死答曰為人作屋落地死蕃聞而不信後十五年為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亡沒

出幽明錄

劉照

劉照建安中為河間太守婦亡埋棺於府園中遭黃巾賊照委郡走後太守至夜夢見一婦人往就之後又遺一雙鎖太守不能名婦曰此菱菱鎖也以金縷相連屈申在人實珍物吾方當去故以相別慎無告人後二十日照遣兒迎喪守乃悟云去兒見鎖戚動不能自勝

出錄異傳

張漢直

陳國張漢直至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學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妹為之揚言曰我病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一三量不借掛屋後楮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牖下皆忘取之又買李幼牛一頭本券在書篋中往索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妹新歸寧非其所及家人哀傷益以為審父母兄弟推結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相隨漢直顧見家人恠其如此家見漢直良以為鬼也恠况有間漢直乃前為父說其本末如此得祆物之為

出風俗通

范丹

陳留外黃范丹字史雲少為尉從佐使檄謁督郵丹有志節自恚為廝役小吏及於陳留大澤中殺所乘馬捐棄官幘詐逢劫

太平廣記 卷三百一十六 五十一
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雲也為劫人所殺疾取我衣於陳留大澤中家取得一幘丹遂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游學十三年乃歸家人不復識焉陳留人高其志行及歿號曰貞節先生出神記

費季

吳人費季客賈數年時道多劫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宿廬山下各相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去家已數年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仍以著戶楣上臨發忘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行來歸還出搜神記

周式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慎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猶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何忽視之式扣頭流血良久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恠之鄰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止遂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連相為得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毋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見來取便死出法苑珠林

陳阿登

漢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然火因投宿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六
至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家女自伴夜共彈箏篴歌
曰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絙汝欲知我姓姓陳名阿登明至東
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見母驚曰此是我
女近亡葬於郭外爾出靈怪集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六終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七

鬼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 | | | |
|-----|-----|-----|
| 吳祥 | 周翁仲 | 田疇 |
| 文穎 | 王樊 | 秦巨伯 |
| 宗岱 | 鄭竒 | 鍾繇 |
| 夏侯玄 | 嵇康 | 倪彥思 |
| 沈季 | 糜竺 | 王弼 |
| 陳仙 | 胡熙 | 魯肅 |
| 吳祥 | | |

漢諸暨縣吏吳祥者憚役委頓將投竄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
見年少女子綵衣甚美云我一身獨居又無鄉里唯有一孤嫗
相去十餘步耳祥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即至女家家甚

貧陋為祥設食至一更竟聞一姬喚云張姑子女應曰諾祥問是誰答云向所道孤嫗也二人共寢至曉鷄鳴祥去二情相戀女以紫巾贈祥祥以布手巾報行至昨所遇處過溪其夜水瀑溢深不可涉乃迴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冢耳出法苑珠林

周翁仲

汝南周翁仲初為太尉掾婦產男及為北海相吏周光能見鬼署為主簿使還致敬於本郡縣因告之曰事訖臘日可與小兒俱侍祠主簿事訖還翁仲問之對曰但見屠人弊衣蠶髻而踞神坐持刀割肉有衣冠青墨綬數人彷徨堂東西廂不進不知何故翁仲因持劔上堂謂嫗曰汝何故養此子嫗大怒曰君常言兒體貌聲氣喜學似我老翁欲死作為狂語翁仲具告之祠祭如此不具服子毋立截嫗泣涕言昔以年長無男不自安實

以女易屠者之男界錢一萬此子年已十八遣歸其家迎其女已嫁賣甓者妻後適西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見風俗通

田疇

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為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雞酒之禮哭之音動林野翔鳥為之悽鳴走獸為之悲吟疇臥於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生平之事疇神悟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既進而拜疇泣不自止因相與進雞進酒疇醉虞曰公孫瓚購求子甚急宜竄伏避害疇對曰君臣之道生則盡其義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泉骨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萬古之高士也深慎爾儀奄然不見而疇醉亦醒出王拾遺記

文類

漢南陽文穎字叔長建安中爲甘陵府丞過界止宿夜三鼓時
夢見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墓我於此水來湍墓棺木溺漬水
處半然無以自溫聞君在此故來相依欲屈明日暫住須臾幸
爲相遷高燥處鬼披衣示穎而皆沾濕穎心愴然卽寤訪諸左
右曰夢爲虛耳何足怪穎乃還眠向晨復夢見謂穎曰我以窮
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穎夢中問曰子爲誰對曰吾本趙人
今屬汪芒氏之神穎曰子棺今何所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
步水側枯楊樹下卽是吾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必念之穎荅
曰諾忽然便寤天明可發穎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過左右
曰亦何惜須臾不驗之耶穎卽起率十數人將導順水上果得
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甚朽壞沒半水中穎謂
左右曰向聞於人謂之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爲移其棺葬

之而去

出搜神記

王樊

燉煌實錄云王樊卒有盜開其冢見樊與人檮蒲以酒賜盜者
盜者惶怖飲之見有人牽銅馬出冢者夜有神人至城門自云
我王樊之使今有發冢者以酒墨其脣訖旦至可以驗而擒之
盜旣入城城門者乃縛詰之如神所言

出獨異記

秦巨伯

瑯琊秦巨伯年六十嘗夜行飲酒道經蓬山廟忽見其兩孫迎
之扶持百餘步便捽伯頸着地罵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當殺
汝伯思惟某時信捶此孫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歸家欲治兩
孫孫驚惋叩頭言爲子孫寧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試之伯意
悟數日乃詐醉行此廟間復見兩孫來扶持伯伯乃急持動作

不得達家乃是兩人也伯著火炙之腹背俱焦坵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之後月又佯酒醉夜行懷刀以去家不知也極夜不還其孫恐又為此鬼所困仍俱往迎之伯乃刺殺之出

神記

宗岱

宗岱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甚精無能屈者鄰州咸化之後有一書生葛巾修刺詣岱與之談甚久岱理未屈辭或未暢書生輒為申之次及無鬼論便苦難岱理欲屈書生乃振衣而起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鬣奴未得相困耳今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絕遂失書生明日而岱

出雜語

鄭奇

後漢時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多死亡或亡髮失精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休去亭六七里有美婦人乞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白樓不可上奇曰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接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夜臨殯火滅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南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出風俗通

鍾繇

鍾繇忽不復朝會意性有異於常察友問其故云常有婦人來美麗非凡間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後來止戶外曰何以有相殺意元常曰無此慙懃呼入意亦有不忍乃微傷之便出去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至一大冢棺中一婦人形體如

太平廣記 卷三百二十七 四 四百九十七
生白練衫丹繡襖襠傷一髀以襖襠中綿拭血自此便絕出幽明錄

夏侯玄

夏侯玄被司馬景王所誅宗人爲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於邊悉歛果魚酒肉之屬以內頸中畢還自安其頭旣而言曰吾得請於帝矣子元無嗣也尋有永嘉之役軍還世宗殂而無子出異苑

嵇康

嵇康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長丈餘著黑單衣革帶康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恥與魑魅爭光嘗行去路數十里有亭名月華投此亭由來殺人中散心神蕭散了無懼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諸弄雅聲逸奏空中稱善中散撫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沒於此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來聽耳身不幸

非理就終形體殘毀不宜接見君子然愛君之琴要當相見勿怪惡之君可更作數曲中散復爲撫琴擊節曰夜已久何不來也形骸之間復何足計乃手擊其頭曰聞君奏琴不覺心開神悟恍若斲生遂與共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辯謂中散曰君試以琴見與乃彈廣陵散便從受之果悉得中散允所受引殊不及與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語中散相與雖一遇於今夕可以遠同千載於此長絕能不悵然出靈志

倪彥思

吳時嘉興倪彥思居縣西埏里有鬼魅在其家與人語飲食如人唯不見形彥思奴婢有竊罵大家者云今當以語彥思治之無敢詈之者彥思有小妻魅從來之彥思乃迎道士逐之酒散旣設鬼乃取廁中草糞布著其上道士便盛擊鼓召請諸神魅

乃取虎伏於神座上吹作角聲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上冷驚起
解衣乃伏虎也於是道士罷去彥思夜於被中竊與姬語共患
此魅魅即屋梁上謂彥思曰汝與婦道吾吾今當截汝屋梁即
隆隆有聲彥思懼梁斷取火照視魅即滅火截梁聲愈急彥思
懼屋壞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視梁如故魅大笑問彥思復道吾
不郡中典農聞之曰此神正當是狸物耳此魅即往謂典農曰
汝取官若干百斛穀藏著某處為吏污穢而敢論吾今當白於
官將人取汝所盜穀典農大怖而謝之自後無敢道三年後去
不知所在出搜神記

沈季

吳興沈季吳天紀二年為豫章太守白日於廳上見一人著黃
巾練衣自稱汝南平與許子將來改葬倏然不見季求其喪不

知所在遂招魂葬之豫章記

糜竺

糜竺用陶朱公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擬王侯有寶庫千間竺
性能振生死家馬廐屋側有古冢中有伏尸竺夜尋其泣聲忽
見一婦人袒背而來云昔漢末為赤眉所發扣棺見剥今袒肉
在地垂二百餘年就將軍求更深埋并乞弊衣自掩竺即令為
石槨瓦棺設祭既畢以青布裙衫置於冢上經一年行於路曲
忽見前婦人墓所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問竺曰將非龍怪
耶竺乃疑此異乃問其冢童云時見青蘆杖自然出入於門疑
其神也不敢言竺為性多忌信厭術之士有言中忤即加刑戮
故家童不言竺貨貨如丘山不可算記內以方諸為具及大珠
如卵散滿於庭故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見有青衣

童子數人來云糜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測愍枯骨
天道不辜君德故來禳却此火當使君財物不盡自今已後亦
宜自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內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
十分得一皆是陽燧得旱爍自能燒物也火盛之時見數十青
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火上卽滅童子又云多聚鸛鳥
之類以禳災鸛能聚水巢上也家人乃收集鸛數千頭養於
池渠之中厭火也竺歎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竺懼爲身
之患時三國交兵軍用萬倍乃輸其珍寶車服以助先主黃食
一億斤錦綺繡瓊蜀積如丘山驥馬千匹及蜀破後無所有飲
恨而終

出王于年
拾遺記

王弼

王弼注易輒笑鄭玄爲儒云老奴無意于時夜分忽聞外閣有

著屐聲須臾便進自云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鑿文句
而妄譏詆老子也極有忿色言竟便退弼惡之後遇厲而卒

陳仙

吳時陳仙以商賈爲事驅驢行忽過一空宅廣廈朱門都不見
人仙牽驢入宿至夜聞有語聲小人無畏敢見行災便有一人
逕到仙前叱之曰汝敢輒入官舍時籠月曖昧見其面上靨深
目無瞳子唇褰齒露手執黃絲仙卽奔走後村具說事狀父老
云舊有惡鬼明日看所見屋宅處金高墳深隧

出幽
明錄

胡熙

吳左中郎廣陵相胡熙字元光女名中許嫁當出而歛有身女
亦不自覺熙父信嚴而有法乃十熙妻丁氏殺之歛有鬼語腰
中音聲嘖嘖曰何故殺我毋我某月某日當出左右驚怪以白

信信自往聽乃捨之及產兒遺地則不見形止聞兒聲在於左
右及長大言語亦如人熙妻別為施帳時自言當見形使姥見
熙妻視之在丹帷裏前後釘金釵好手臂善彈琴時問姥及母
所嗜欲為得酒脯棗之屬以還母坐作衣兒來抱膝緣背數戲
中不耐之意竊怒曰人家豈與鬼子相隨即於旁怒曰就母戲
耳乃罵作鬼子今當從母指中入於母腹使母知之中指即直
而痛漸漸上入臂髀若有貫刺之者須臾欲死熙妻乃設饌祝
請之有頃而止出錄異傳

魯肅

孫權病巫啟云有鬼著絹巾似是故將相呵叱初不顧徑進入
宮其夜權見魯肅來衣巾悉如其言出幽明錄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七終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八

鬼三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陸機	趙伯倫	朱彥
桓回	周子長	荀澤
桓軌	朱子之	楊羨
王肇宗	張禹	邵公
吳士季	周子文	王恭伯
李經	謝邈之	彭虎子
司馬恬	阮德如	陳慶孫
甄沖		

陸機

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入偃師時陰晦望道左若有民居因投宿

見一少年神姿端遠置易投壺與機言論妙得玄微機心伏其
能無以酬抗既曉便去稅驂逆旅逆旅嫗曰此東十數里無村
落有山陽王家冢耳機往視之空野霾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
遇者信王弼也出異苑

趙伯倫

秣陵人趙伯倫曾往襄陽船人以猪豕為禱及祭但狔肩而已
爾夕倫等夢見一翁一姥髮首蒼素皆著布衣手持橈檝怒之
明發輒觸沙衝石皆非人力所禁更施厚饌即獲流通出幽明錄

朱彥

永嘉朱彥居永寧披荒立舍便聞絃管之聲及小兒啼呼之音
夜見一人身甚壯大呼殺其火彥素膽勇不以為懼即不移居
亦無後患出異苑

桓回

并州祭酒桓回以劉聰建元三年於途遇一老父問之云是樂
工成憑今何職我與其人舊為致清談得察孝廉君若相見
令知消息回問姓字曰我吳郡麻子軒也言畢而失回見憑具
宣其意憑歎曰昔有此人計去世近五十年中郎荀彥舒聞之
為造祝文令憑設酒飯祀於通衢之上出異苑

周子長

周子長居武昌五大浦東岡頭咸康三年子長至寒溪中樞家
家去五大數里合暮還五大未達先是空岡忽見四匝瓦屋當
道門卒便捉子長頭子長曰我佛弟子何足捉我吏曰若是佛
弟子能經唄不子長先能誦四天王及庶子經誦之三四過捉
故不置便罵之曰武昌癡鬼語汝我是佛弟子為汝誦經數偈

故不放人捉者便放不復見屋鬼故逐之過家門前鬼遮不得入亦不得作聲而將鬼至寒溪寺中過子長便擒鬼匄云將汝至寺中和尚前鬼擒子長尚相拖渡五丈塘西行後鬼謂捉者曰放爲西將牽我入寺中捉者曰已擒不放子長復爲後者曰寺中正有禿輩乃未肯畏之後一鬼小語曰汝近城東逢禿時面何以敗便共大笑子長比達家已三更盡矣出靈鬼志

荀澤

潁川荀澤以太元中亡恒形見還與婦魯國孔氏嬾婉綢繆遂有娠焉十月而產產悉是水別房作醬澤曰我知喪家不當作醬而故爲之今上官責我數豆粒致令劬不復堪經少時而絕出異苑

桓軌

桓軌太原中爲巴東太守留家江陵妻乳母姓陳兒道生隨軌之郡墮瀕死道生形見云今獲在河伯左右蒙假二十日得甦還好哀至軌有一黑鳥以翅掩其口舌上遂生一瘤從便便不得復哭出異苑

朱子之

東陽郡朱子之有一鬼恒來其家子之兒病心痛鬼語之我爲汝尋方云燒虎丸飲卽差汝覓大戟與我我爲汝取也其家便持戟與鬼鬼持戟去須臾還放戟中庭擲虎丸著地猶尚暖出齊

記諧

楊羨

孝武帝太元末吳縣楊羨有一物以猴人面有髮羨每食鬼恒奪之羨婦在機織羨提刀殺鬼鬼走向機婦形變爲鬼羨因斫

之見鬼跳出撫掌大笑鬼去美始悟視婦成十餘段婦妊身殆
六月腹內兒髮已生美惋痛而死出廣古今
五行記

王肇宗

太原王肇宗病亡後形見於其母劉及妻韓共語就母索酒
舉杯與之曰好酒語妻曰與卿三年別耳及服終妻疾曰同穴
之義古之所難幸者如存豈非至願遂不服藥而歿出述
異記

張禹

永嘉中黃門將張禹曾行經大澤中天陰晦忽見一宅門大開
禹遂前至廳事有一婢出問之禹曰行次遇雨欲寄宿耳婢入
報之尋出呼禹前見一女子年三十許坐帳中有侍婢二十餘
人衣服皆燦麗問禹所欲禹曰自有飢唯須飲耳女救取鑪與
之因燃火作湯雖聞沸聲探之尚冷女曰我亡人也塚墓之間

無以相共慙愧而已因獻欹告禹曰我是任城縣孫家女父為
中山太守出造頓丘李氏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一女年七歲亡
後李氏幸我舊使婢承貴者今我兄每被捶楚不避頭面常痛
極心髓欲殺此婢然亡人氣弱須有所憑託君助濟此事當厚
報君禹曰雖念夫人言緣殺人事大不敢承命婦人曰何緣令
君手刃唯欲因君為我語李氏家說我告君事狀李氏念惜承
貴必作禳除君當語之自言能為厭斷之法李氏聞此必令承
貴莅事我因伺便殺之禹許諾及明而出遂語李氏具以其言
告之李氏驚愕以語承貴大懼遂求救於禹既而禹見孫氏自
外來侍婢二十餘人悉持刀刺承貴應手仆地而死未幾禹復
經過澤中此人遣婢送五十四匹雜絲以報禹出志
怪

邵公

邵公者患瘡經年不差後獨在墅居疔作之際見有數小兒持
公手足公因陽瞑忽起捉得一小兒化成黃鵠其餘皆走仍縛
以還家懸於窻將殺食之及曙失鵠所在而瘡遂愈于時有患
瘡者但呼邵公即差出錄異傳

吳士季

嘉興令吳士季者曾患瘡乘船經武昌廟過遂遣人辭謝乞斷
瘡鬼焉既而去廟二十餘里寢際忽夢塘上有一騎追之意甚
疾速見士季乃下與一吏共入船後縛一小兒將去既而瘡疾
遂愈出錄異傳

周子文

元帝末譙郡周子文小字阿鼠家在晉陵郡延陵縣少時獵射
常入山射獵伴侶相失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尺許捉弓箭箭

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此人忽出喚曰阿鼠子文不覺應諾
此人牽弓滿向子文便伏不能復動遂不見此人獵伴尋求子
文都不能語輿還家數日而卒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恭伯

晉世王恭伯字子升會稽人美姿容善鼓琴為東宮舍人求假
休吳到閶門郵亭望月鼓琴俄有一女子從一女謂恭伯曰妾
平生愛琴願共撫之其姿質甚麗恭伯留之宿向曉而別以錦
褥香囊為缺恭伯以玉簪贈行俄而天曉聞鄰船有吳縣令劉
惠基亡女靈前失錦褥及香囊斯須有官吏遍搜鄰船至恭伯
船獲之恭伯懼因述其言我亦贈其玉簪惠基令檢果於亡女
頭上獲之惠基乃慟哭因呼恭伯以子婿之禮其女名稚華年
十六而卒出邢子才山河別記

李經

桂陽人李經與朱平脫帶戟逐焉行百餘步忽見一鬼長丈餘止之曰李經有命豈可殺之無為必傷汝手平乘醉直往經家鬼亦隨之平既見經方欲奮刃忽屹然不動如被執縛果傷左手指焉遂立庭間至暮乃醒而去鬼曰我先語汝云何不從言終而滅

出幽明錄

謝邈之

謝邈之為吳興郡帳下給使鄒覽乘樵船在部伍後至平望亭夜風雨前部伍頓住覽露船無所庇宿顧見塘下有人家燈火便往投之至有一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夜織薄別牀有小兒年十歲覽求寄宿此人欣然相許小兒啼泣歔歔此人喻止之不住啼遂至曉覽問何意曰是僕兒其母當嫁悲戀故啼

耳將曉覽去顧視不見向屋唯有兩塚草莽湛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謂覽曰此中非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其以昨夜所見事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兒實欲改造故來辭墓因哽咽至塚號眺不復嫁

出錄異傳

彭虎子

彭虎子少壯有膂力常謂無鬼神母死俗巫誡之云某日殃煞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合家細弱悉出逃隱虎子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門人至東西屋覓人不得次入屋向廬室中虎子遑遽無計牀頭先有一甕便入其中以板蓋頭覺母在板上有人問板下無人耶母云無相率而去

出稽神錄

司馬恬

鄧艾廟在京口上有一草屋晉安北將軍司馬恬於病中夢見

一老翁曰我鄧公屋舍傾壞君為治之後訪之乃知艾廟為立
瓦屋隆安中有人與女子會於神座上有一蛇來統之數四匝
女家追尋見之以酒脯禱祠然後得解出幽明錄

阮德如

阮德如嘗於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白單衣平上幘
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氣定徐笑而謂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
赧而退出幽明錄

陳慶孫

潁川陳慶孫家後有神樹多就求福遂起廟名天神廟慶孫有
烏牛神于空中言我是天神樂卿此牛若不與我來月二十日
當殺爾兒慶孫曰人生有命命不由汝至日兒果死復言汝不
與我至五月殺汝婦又不與至時婦果死又來言汝不與我秋

當殺汝又不與至秋遂不死鬼乃來謝曰君為人心正方受大
福願莫道此事天地聞之我罪不細實見小鬼得作司命度事
幹見君婦兒終期為此欺君索食耳願深恕亮君錄籍年八十
三家方如意鬼神祐助吾亦當奴僕相事遂聞稽顙聲出幽明錄

甄冲

甄冲字叔讓中山人為雲社令未至惠懷縣忽有一人來通云
社郎須臾便至年少容貌美淨既坐寒溫云大人見使貪慕高
援欲以妹與君婚故來宣此意甄愕然曰僕長大且已有家何
緣此理社郎復云僕妹年少且令色少雙必欲得佳對云何見
拒甄曰僕老翁見有婦豈容違越相與反覆數過甄殊無動意
社郎有恙色云大人當自來恐不得違爾既去便見兩岸上有
人著幘捉馬鞭羅列相隨行從甚多社公尋至鹵簿導從如方

伯乘馬轡青幢赤絡覆車數乘女郎乘四望車錦步障數十張
婢子八人夾車前衣服文彩所未嘗見便於甄傍邊岸上張幔
屋簷薦席社公下隱膝几坐白旃坐褥玉唾壺以毒瑁為手巾
籠捉白塵尾女郎却在東岸黃門白拂夾車立婢子在前社公
引佐吏令前坐當六十人命作樂器悉如瑠璃社公謂甄曰僕
有陋女情所鍾愛以君體德令茂貪結親援因遣小兒已具宣
此旨甄曰僕既老悴已有室家兒子且大雖貪貴聘不敢聞命
社公復云僕女年始二十姿色淑令四德克備今在岸上勿復
為煩但當成禮耳甄拒之轉苦謂是邪魅便拔刀橫膝上以死
拒之不復與語社公大怒便令呼三斑兩虎來張口正赤號呼
裂地徑跳上如此者數十次相守至天明無如之何便去留一
牽車將從數十人欲以迎甄甄便移至惠懷上縣中住所迎車

太平廣記 卷三百一十八 七 五六七

及人至門中有一人著單衣幘向之揖於此便住不得前甄停
十餘日方敢去故見二人著幘捉馬鞭隨 家至家少日而歸
病遂亡出幽明錄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八 終

太平廣記 卷三百一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九

鬼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張子長

桓道愍

周臨賀

胡茂廻

阮瞻

臨湘令

顧氏

江州錄事

陳素

胡章

蘇韶

夏侯愷

劉他

王戎

王仲文

張子長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塋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為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廨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見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為

夫妻寢息衣皆有滲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廡中見此女一隻履在于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惟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頰姿如故唯右腳有履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為所發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出苑珠林

桓道愍

晉桓道愍譙人也隆安四年喪婦內顧甚篤纏痛無已其年夜始寢視屏風上見一人手擎秉炬照屏風外乃其婦也形貌粧飾具如生道愍了不畏懼遂引共臥言語往還陳叙存亡道愍曰卿亡來初無音影今夕那得忽還答曰欲還何極人神道

殊各有司屬自由自任耳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止恒疑君憐愛婢使以此妬忌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為人故來與君別也道愍曰當生何處可得尋之不荅曰但知當生不測何處一為世人無容復知宿命向由相尋求耶至曉辭去涕泗而別道愍送至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怖懼恍惚時積出法苑珠林

周臨賀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郭乘馬從面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草屋見一女子出門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日已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為燃火作食向一更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上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冢冢口有馬屎及餘

草周甚驚惋至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出法苑珠林

胡茂迴

晉淮南胡茂迴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須臾有羣鬼相叱曰上官來各迸走出祠去茂迴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望見沙門皆有怖懼須臾沙門去後諸鬼皆還祠中茂迴於是精誠奉佛出法苑珠林

阮瞻

阮瞻素秉無鬼論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温聊諸名理客甚有才情未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之仍作色曰鬼神各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變為異形須臾便滅阮嘿然意色大惡年餘病死出幽寘錄

臨湘令

隆安初陳郡殷氏為臨湘令縣中一鬼長三丈餘跛上屋猶垂脚至地殷入便來命之每搖屏風動窻戶病轉甚其弟觀亦見恒拔刀在側與言爭鬼語云勿為罵我當打汝口破鬼忽隱形打口流血後遂喞偏成殘廢人出幽寘錄

顧氏

吳中人姓顧往田舍晝行去舍十餘里但聞西北隱隱因舉首見四五百人皆赤衣長二丈倏忽而至三重圍之顧氣奄奄不迫輾轉不得旦至晡圍不解口不得語心呼北斗又食頃鬼相謂曰彼正心在神可捨去豁如霧除顧歸舍疲極臥其夕戶前一處火甚盛而不燃鬼紛紜相就或往或來呼顧談或入去其被或上頭而輕於鴻毛開晨失所在出幽寘錄

江州錄事

晉桓豹奴為江州時有甘錄事者家在臨川郡治下兒年十三
遇病死埋著家東羣冢之間旬日忽聞東路有打鼓倡樂聲可
百許人徑到甘家問錄事在否故來相詣賢子亦在此止聞人
聲亦不見其形也乃出數甕酒與之俄頃失去兩甕皆空始聞
有鼓聲臨川太守謂是人戲必來詣已既而寂爾不到聞甘說
之大驚出幽明錄

陳素

晉昇平元年剡縣陳素家富娶婦十年無兒夫欲娶妾婦禱祠
神明忽然有身鄰家小人婦亦同有因貨鄰婦云我生若男天
願也若是女汝是男者當交易之便共將許鄰人生男此婦後
三日生女便交取之素忻喜養至十三當祠祀家有老婢素見

鬼云見府君家先人來至門首便住但見一群小人來座所食
噉此祭父甚疑怪便迎見鬼人至祠時轉令看言語皆同素便
入問婦婦懼且說言此事還男本家喚女歸出幽明錄

胡章

鄒縣胡章與上虞管雙喜好干戈雙死後章夢見之躍刃戲其
前覺甚不樂明日以符帖壁章欲近行已汎舟理檝忽見雙來
攀留之云夫人相知情貫千載昨夜就卿戲值眠吾即去今何
故以符相厭大丈夫不體天下之理我畏符乎出幽明錄

蘇韶

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承為南中郎軍
司而亡諸子迎喪還到襄城第九子節夜夢見鹵簿行列甚肅
見韶使呼節曰卿犯鹵簿罪應髡刑節俛受剃驚覺摸頭即得

太平廣記 卷三百一十九 五十四
斷髮明暮與人共寢夢見韶曰卿髮頭未竟卽復剃如前夕其
日暮目備甚謹明燈火設符刻復夢見韶髡之如前夕者五節
素美髮五載而盡間六七日不復夢見後節在車上晝日韶自
外入乘馬著黑介情黃練單衣白襪幽履憑節車轅節謂其是
弟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愕視無所見問韶君何由來韶曰吾欲
改葬卽求去曰吾當更來出門不見數日又來兄弟遂與韶坐
節曰若必改葬別自敕兒韶曰吾將爲書節授筆韶不肯曰死
者書與生者異勉爲節作其字像胡書也乃笑卽喚節爲書曰
古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
此魏國之寶也吾性愛好京洛每往來出入瞻視邛上樂哉萬
世之墓也北昔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
言銘之於心矣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志十日便速改葬在軍

司墓次買數畝地便足矣節與韶語徒見其口動亮氣高聲終
不爲傍人所聞延韶入室設坐祀之不肯坐又無所饗謂韶曰
中年平生好酒魚可少飲韶手執盃飲盡曰佳酒也節視盃空
旣去盃酒乃如故前後三十飲來兄弟狎翫節問所疑韶因言
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顏淵十商今見在爲修文郎修
文郎凡有八人鬼之聖者今項梁成賢者吳季子節問死何如
生韶曰無異而死者虛生者實此其異也節曰死者何不歸屍
體韶曰譬如斷卿一臂以投地就剝削之於卿有患不死之去
屍骸如此也節曰厚葬以墳壠死者樂此否韶曰無在也節曰
若無在何故改葬韶曰今我誠無所在但欲述生時意耳弟曰
兒尚小嫂少門戶坎軻君顧念否韶曰我無復情耳節曰有壽
命否韶曰各有節曰節等壽命君知之否曰知不可語卿也節

曰今年大疫病何韶曰劉孔才為太山公欲反擅取人以為徒
衆北帝知孔才如此今已誅滅矣節曰前夢君剪髮君之鹵簿
導誰也韶曰濟南王也卿當死吾念護卿故以刑論卿節曰能
益生人否韶曰死者時自發意念生則吾所益卿也若此自無
情而生人祭祀以求福無益也節曰前夢見君豈實相見否韶
曰夫生者夢見亡者亡者見之也節曰生時仇怨復能害之否
韶曰鬼重殺不得自從節下車韶大笑節短云似趙麟舒趙麟
舒短小是韶婦兄弟也韶欲去節留之閉門下鎖鑰韶為之少
住韶去節見門故閉韶已去矣韶與節別曰吾今見為修文郎
守職不得來也節執手手軟弱捉覺之乃別自是遂絕

出王隱
晉書

夏侯愷

夏侯愷字萬仁病亡愷家宗人兒狗奴素見鬼見愷數歸欲取

馬及其弟阮公將去阮迷狗奴家解喻及冬得止愷長子統向
其家說昨夢人見縛與力大爭爾乃得解語訖閤門忽有光明
如晝見愷著平上幘單衣入坐如生平坐西壁大牀悲笑如生
時聲訖便切齒作聲言人易我門戶誣統藏人袒衫見縛賴我
遣人救之得解將數十人大者在外小行隨愷阮牽牀離壁愷
見語阮何取牀又說家無主不成居阮答何不娶妻愷曰卿與
共居爾許年而作此語也諸鬼中當有一人達阮問誰愷曰兒
輩意不足悅也呼見孫兒云少者氣弱勿令近我又說大女有
相勿輒嫁之愷問阮欲見亡女可呼之阮曰女亡已久不願見
也愷曰數欲見父而禁限未得見又說我本未應死尚有九年
官記室缺總召十人不識書不中皆得出我書中遂逼留補缺

出王隱
晉書

劉他

劉他在下口居忽有一鬼來在劉家初因鬮髮見形如人著白布袴自爾後數日一來不復隱形便不去喜偷食不以為患然且難之初不敢呵罵吉翼子者強梁不信鬼至劉家謂主人卿家鬼何在喚來今為卿罵之即聞屋梁作聲時大有客共仰視便紛紅擲一物下正著翼子面視之乃主人家婦女褻衣惡猶著焉衆共大笑為樂吉大慙洗面而去有人語劉此鬼偷食乃食盡必有形之物可以毒藥中之劉即於他家煮冶葛取二升汁密齋還向夜令作糜著於几上以盆覆之後聞鬼外來發盆取糜既吃擲破甌出去須臾聞在屋頭吐實怒非常便捧打窻戶劉先以防備與鬮亦不敢入戶至四更中然後遂絕神記

王戎

安豐侯王戎嘗赴人家殯歛主人治棺未竟者悉廳事上安豐車中臥忽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熟視轉大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在中著纁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車徑入王車中迴几容之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情亦有身故來相從然當贈君一言凡人家殯殮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青牛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之謂戎君當致位三公語良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戶鬼便持斧打棺牆上有一親趣棺欲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即倒地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視戎而笑悉見鬼亦持斧而出出續搜神記

王仲文

王仲文為河南郡主簿居緱氏縣北得休應歸道經木澤見後

有一白狗仲文甚愛之欲便取忽變如人長六尺狀似方相目赤如火磋齒嚼舌甚有憎惡欲擊之或却或欲上車仲文大怖便使奴打不能奈何因下車佐奴共又打亦不禁並力盡不能復打於是捨走告人家合十餘人持刀捉火自來視之便不知所在月餘日仲文忽復見之與奴並走未到人家伏地俱死世記搜神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二十

鬼五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蔡謨

姚元起

閻勦

孫稚

索遜

馮述

任懷仁

王明

王彪之

王凝之

姚牛

招恭

阮瑜之

劉澄

劉道錫

趙吉

司馬隆

蔡謨

蔡謨徵為光祿大夫在家忽聞東南啼哭聲有若新死便見一少年女死人並離啼哭不解所為恐是人家忿爭耳忽聞呼魂聲便見生女從空中去上天意甚惡之少時疾患遂薨出靈異志

又

一說謨在廳事上坐忽聞鄰左復魄聲乃出庭前望正見新死家有一老嫗上著黃羅半袖下著縹裙飄然升天聞一喚聲輒迴顧三喚三顧徘徊良久聲既絕亦不復見問喪家云亡者衣服如此

出幽明錄

姚元起

河內姚元起居近山林舉家恒入野耕種唯有七歲女守屋而漸覺瘦父母問女云常有一人長丈餘而有四面皆背有七孔自號高天大將軍來輒見吞逕出下部如此數過云慎勿道我道我當長留腹中闔門駭惋遂移避

出靈鬼志

閻勣

吳興武唐閻勣凌晨聞外拍手自出看見二烏幘吏逕將至渚

云官使乘船送豆至乃令勣漚二吏緮挽至嘉興郡暫住逆旅及平望亭潛逃得歸十餘日外復有呼聲又見二吏云汝何敢委叛將至船猶多菽又令捉漚船二吏緮挽始前至嘉樂故家謂勣曰我須遇一處留汝在後慎勿復走若有飲食自當相喚須臾一吏呼勣上見高門瓦屋歡醺盈堂仍令勣行酒并賜炙啖天將曉二吏云而見去汝且停頃之但見高墳森木勣心迷亂其家尋覓經日方得尋發大瘡而死

出靈鬼志

孫稚

晉孫稚字法暉齊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奉佛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亡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見跪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

太平廣記 卷三百二
崇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
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為泰山府君見稚說母字
曰汝是某甲兒耶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將來欲以伐
適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
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憂也他但
勤精進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
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
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邾城
當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祕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
多有罪謫宜為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人也願
父兄勤為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
次福若不能然徒費說耳當使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時

有婢稚未還時忽疾殆死通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與鞭
不復得去耳推問婢云前實欲叛與人為期日垂至而便任云

耳出法苑
珠林

索遜

昇平中徐州刺史索遜乘船往晉陵會閩發迴河行數里有人
寄索載云我家在韓塚脚痛不能行寄君船去四更守至韓塚
此人便去遜二人牽船過一渡施力殊不便罵此人曰我數里
載汝來逕去不與人牽船欲與痛手此人便還與牽不覺用力
而得渡人便徑入諸塚間遜疑非人便竊尋看此經塚間便不
復見須臾復出至一塚呼曰載公有出者應此人說我向載人
船來不為共牽奴便欲打我今當往報之欲暫借甘羅來載公
曰壞我甘羅不可得此人無所苦我試之耳遜聞此即還船須

太平廣記

卷三百二

三

與岸上有物來赤如百斛甯長二丈許逕來向船遜便大呼奴載我船不與我牽不得痛手方便載公甘羅今欲擊我今日要當打壞奴甘羅忽然失却於是遂進出續搜神記

馮述

上黨馮述晉元熙中為相府將假歸虎牢忽逢四人各持繩及杖來赴述策馬避焉不肯進四人各捉馬一足倏然便倒河上問述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測既無舟楫何由得過君正欲見殺耳四人云不相殺當持君赴官遂復捉馬脚涉河而北述但聞波浪聲而不覺水垂至岸四人相謂曰此人不淨那將去時述有弟服深恐鬼離之便當溺水死乃鞭馬作勢逕登岸述辭謝曰既蒙恩德何敢復煩勞出續搜神記

任懷仁

晉升平元年任懷仁年十三為臺書佐鄉里有王祖復為令史恒寵之懷仁已十五六矣頗有異意祖銜恨至嘉興殺懷仁以棺殯埋於徐祚家田頭祚後宿息田上忽見有塚至朝中暮三時食輒分以祭之呼云田頭鬼來就我食至暝眠時亦云來伴我宿如此積時後夜忽見形云我家明當除服作祭祭甚豐厚君明隨去祚云我是先人不當相見鬼云我自隱君形祚便隨鬼去計行食頃便到其家家大有客鬼將祚上靈座大食滅合家號泣不能自勝謂其兒還見王祖來便曰此是殺我人猶畏之便走出祚即形露家中大驚具問祚因叙本末遂隨祚迎喪既去鬼便斷絕出續明綠

王明

東萊王明兒居在江西死經一年忽形見還家經日命招親好

叙平生云天曹許以斃歸言及將離語便流涕問訊鄉里備有
情焉救兒曰吾去人間便已一周思觀桑梓命兒同觀鄉間行
經鄧艾廟令燒之兒大驚曰艾生時為征東將軍沒而有靈百
姓祠以祈福奈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摩鎧十指再掘豈其
有神因云王大將軍亦作牛驅馳殆斃桓溫為卒同在地獄此
等命困劇理盡安能為人損益汝欲求多福者正當恭慎盡忠
孝順無恚怒便善流無極又令可錄指爪甲死後可以贖罪又
使高作戶限鬼來入人室內記人罪過越限撥脚則忘事矣

明錄

王彪之

晉王彪之年少未官嘗獨坐齋中前有竹忽聞有歎聲彪之惕
然恠似其母因往看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歔母曰汝

方有奇厄自今以去當日見白狗若能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
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旦既明獨見一白狗恒隨行止
便經營行裝將往會稽及出千里外所見便蕭然都盡過三年
乃歸復還先齋住忽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謂從吾故來慶汝汝
自今已後年踰八十位班台司皆如母言

王凝之

晉左軍瑯琊王凝之夫人謝氏頓亡二男痛惜過甚銜淚六年
後忽見二兒俱還金著械慰其母曰可自割兒金有罪適宜為
作福於是得止哀而勤為求請

姚牛

須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為鄉人所殺牛嘗殺衣服市刀戟圖欲
報讎後在縣門前相遇手刃之於眾中吏擒得官長深矜孝節

為推遷其事會赦得免又為州郡論救遂得無他令後出獵逐鹿入草中有古深井數處馬將趣之忽見一翁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奴引弓將射之翁曰此中有井恐君墮耳令曰汝為何人翁長跽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因滅不見

出幽明錄

桓恭

桓恭為桓石民參軍在丹徒所住廨牀前一小陷冗詳視是古墓棺已朽壞桓食常光以鮭飯投冗中如此經年後眠始覺見一人在牀前云吾終役以來七百餘年後絕嗣滅蒸堂莫寄君恒食見潘及感德無已依君籍當應為寧州刺史後果如言

出幽明錄

阮瑜之

晉太元十年阮瑜之居在始興佛圖前少孤不立哭泣無時忽見一鬼書搏著前云父死歸玄冥何為久哭泣即後三年中君家可得立僕當寄君家不使有損失勿畏我為凶要為君作吉後鬼恒在家家須用者鬼與之二三年君小差為鬼作食共談笑語議阮問姓答云姓李名留之是君姊夫耳阮問君那得來鬼云僕受罪已畢今斃生鬼道權寄君家後四五年當去曰復何處去答云當生世間至期果別而去

出幽明錄

劉澄

晉義熙五年彭城劉澄常見鬼及為左衛司馬與將軍巢管廨宇相接澄夜相就坐語見一小兒赭衣手把赤幟團團似芙蓉花數日巢大遭火

出幽明錄

劉道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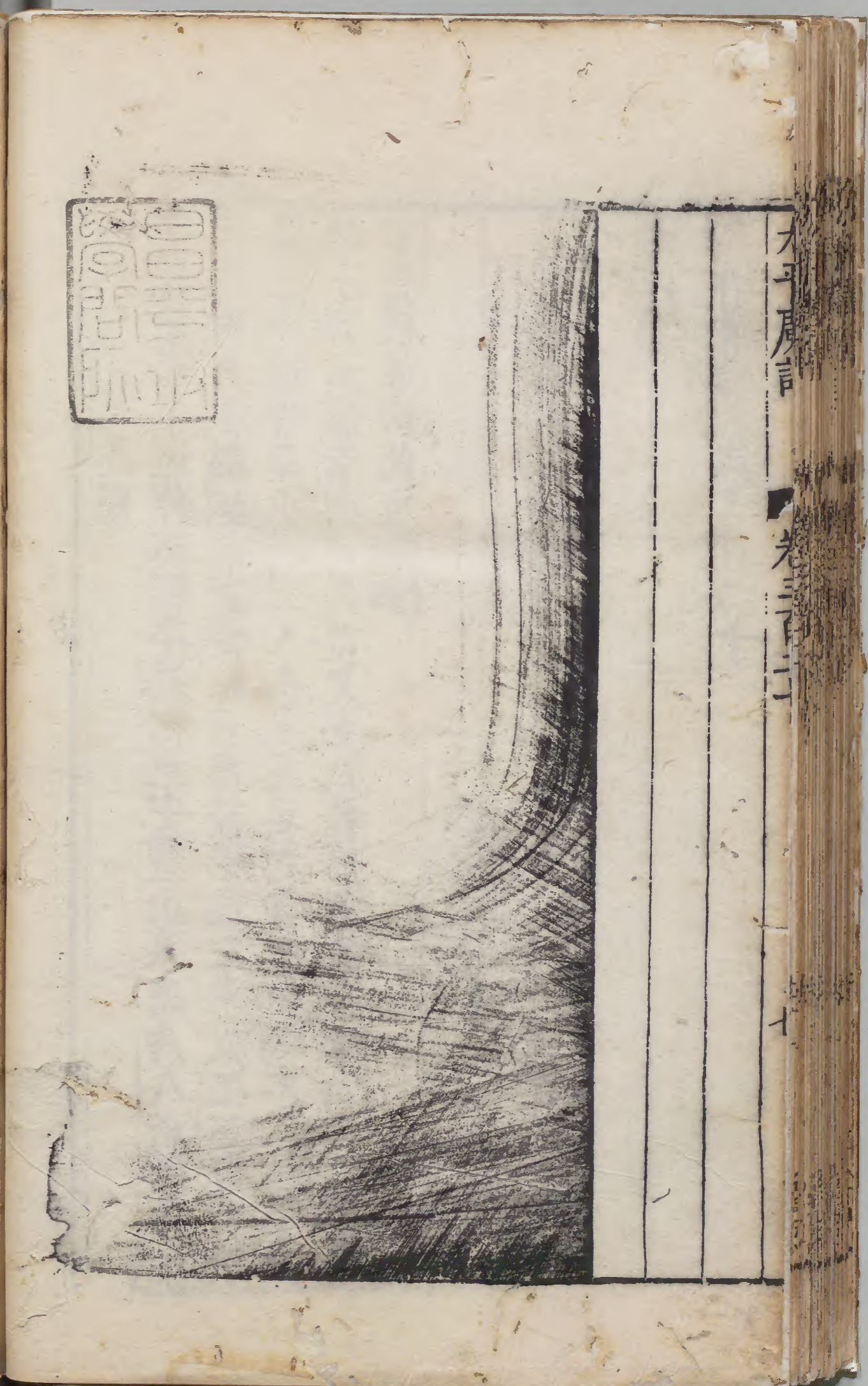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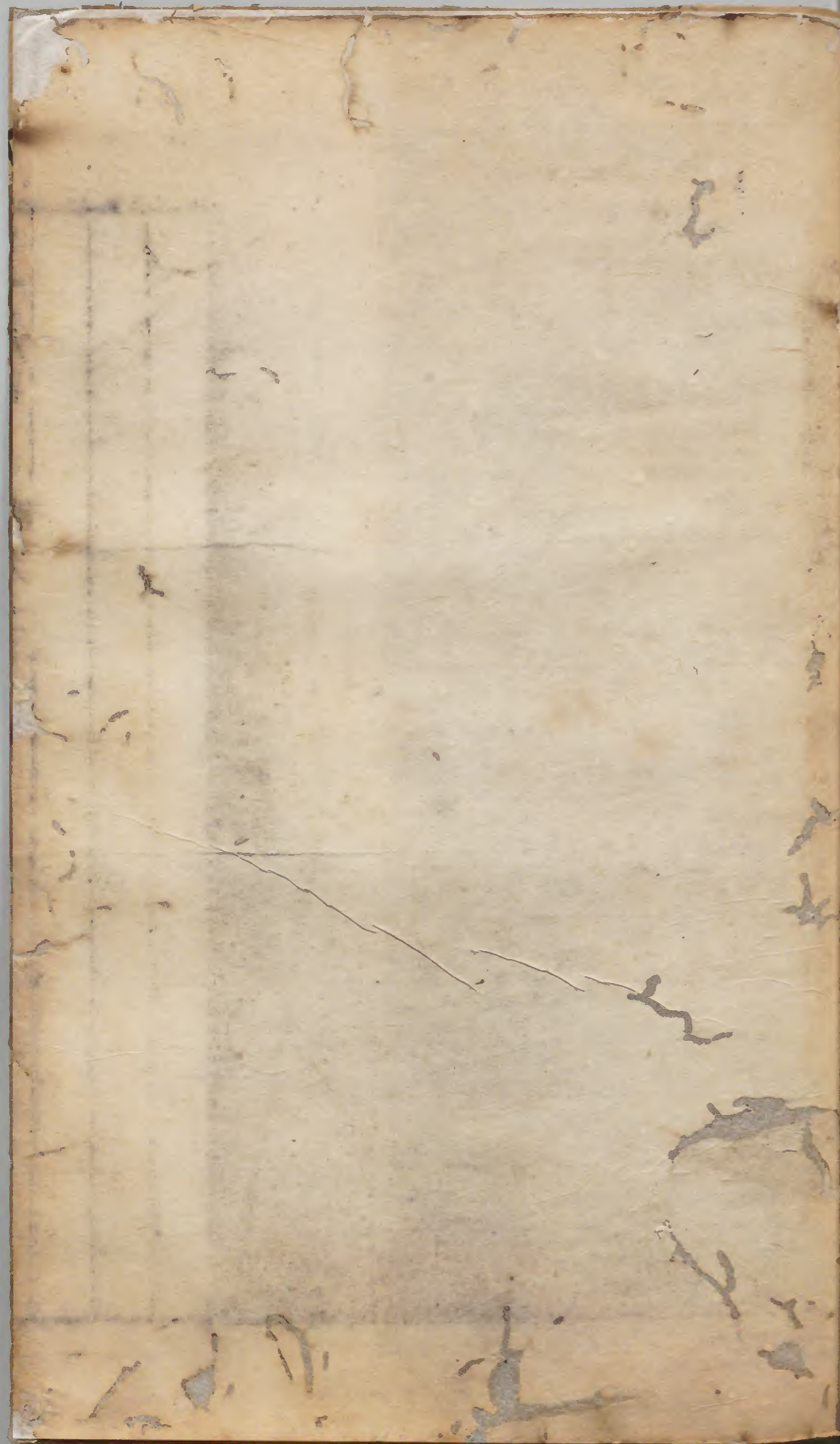
太平廣記 卷第三百二十一
四百七十六
劉道錫與從弟康祖少不信有鬼從兄興伯少來見鬼但辭論
不能相屈嘗於京口長廣橋宅東云有殺鬼在東籬上道錫笑
便問其處牽輿不俱去捉大刀欲斫之興伯在後喚云鬼擊汝
道錫未及鬼處便聞如有大杖聲道錫因倒地經宿迺醒一月
日都差興伯復云廳事東頭桑樹上有鬼形尚孺長必害人康
祖不信問在樹高下指處分明經十餘日是月晦夕道錫逃閣
昨夜那得人刺之殆死都不能復動死亦當不久康祖大笑
明錄

趙吉

鄴縣故尉趙吉常在田陌間昔日有一蹇人死埋在陌邊後二
十餘年有一遠方人過趙所門外遠方人行十餘步忽作蹇趙
怪問其故遠人笑曰前有一蹇鬼故效以戲耳
出幽明錄

司馬隆

東魏徐忘名還作本郡卒墓在東安靈山墓先爲人所發棺柩
已毀謝玄在彭城將有齊郡司馬隆弟進及東安王箱等共取
壞棺分以作車少時三人悉見患更相注連凶禍不已箱毋靈
語子孫云箱昔與司馬隆兄弟取徐府君墓中棺爲車隆等死
亡喪破皆由此也
出幽明錄



太平廣記

卷三十三

十一

